

## 明清时期外来植物引入澳门考

汤开建

(澳门大学 历史系)

**【摘要】**外来植物传入中国是农业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以往学者投注了大量心血,亦出版了众多著述,但明清时期外来植物传入澳门这一问题却很少有人关注,几乎没有什么学术成果出现。文章根据大量的中西档案文献对明确在明清时期传入澳门的13种植物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并确证了上述植物在澳门的传入与发展,填补了中国农业史研究的一个空白。

**【关键词】**明清时期;外来植物;澳门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6)05-0003-12

## On the Introduction of Exotic Plants into Macau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ANG Kai-jian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Macau)

**Abstract:** The introduction of exotic plants into China is an important subject in the study of agricultural history, and previous scholars have put a lot of effort into it and published large numbers of works, but few people concerned about the introduction of exotic plants into Macau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ased on a large quantit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 archives, this article not only examined 13 kinds of plants that were introduced into Macau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detail, but also confirmed their int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in Macau, and fills a gap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research.

**Keywords:**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exotic plants; Macau

从16世纪中叶澳门开埠,欧洲各国的贸易船只先后驶入澳门,这些来自欧洲各国的贸易团队不仅仅带来了大量的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商贸产品,同时也将世界各国的植物引入澳门。而世界各国的植物引入澳门,首先是澳门葡萄牙人在澳门不断地开荒拓地,种植树木,辟建花园,让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植物能够在澳门生根安家。

澳门最早移植外来植物的地方就是青洲,青洲原为一无人居住的荒岛,葡萄牙人最早开发青洲是1603年,由耶稣会圣保禄学院开荒拓殖。不久,青洲就成了澳门的一座最大的植物园,里面生长着各

---

**【收稿日期】**2016-03-29

**【作者简介】**汤开建(1949- ),男,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民族史、中西关系史、中国天主教史、澳门史等。

种各样的树木和水果,还种植了很多外国引进的树木、蔬菜和水果<sup>①</sup>。18 世纪后期,斯当东则称青洲“一部分用来作植物园,一部分作菜园,并借从岩石里流出的泉水浇园”<sup>②</sup>。

除了青洲以外,在澳门还先后开辟了白鸽巢植物园、托马斯·比尔植物园<sup>③</sup>,19 世纪后澳门政府还开辟了公共的植物园。这些植物园的开辟为外来植物的引入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所以澳门成为了 16-19 世纪时期,外来植物传入及中国植物外传的重要集散地。葡萄牙史学家潘日明神父在他的《殊途同归:澳门的文化交融》一书中称:

葡萄牙人向中国引进了新的食品品种,其中有玉米、花生、白薯、芋、西红柿、生菜、卷心菜、水田芥(西洋菜,又称葡国菜)、木薯、木瓜、荔枝、石榴、菠萝等。在上述物品中还应加上苹果、桂花、腰果、香蕉、辣椒、无花果、葡萄、薄荷、洋葱、南瓜、郁金香、烟草、西瓜等,有些物品是我们从美洲和非洲带来的。在我们的传教士给世上天国带来众多品种的同时,在澳门和湾仔的花园和菜园里种植了各种观赏树木和家用草药。由于澳门需要临近的中山县供应大量的农产品,广东农民便种植葡萄牙人所喜欢的农产品。这种做法逐步扩展到中国的其它地区<sup>④</sup>。

潘日明所言葡萄牙人给中国引进的上述物品中,不一定十分准确,但可以反映,从 16 世纪中叶后葡萄牙人确实将大量的世界各国的植物引入了中国,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先传进澳门,再向中国内地推广。下面,我们依据中西档案文献中关于植物传入澳门的记录进行考证,获得明确为外来引进而且确已传入澳门的外来植物共 13 种,兹逐一胪列考述。

明清时期,外来植物传华有多种渠道,以往研究者大多只注意外来植物在中国内地的早期传播,而忽略了这一时期外来植物在澳门的传播。澳门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即使葡萄牙人住澳门以后,这块土地的主权一直属于中国,这一点是没有任何异议的。所以,我们研究外来植物传华史绝对不可以忽略外来植物在澳门的传入,本文之学术意义更在于此。

## 一、番薯

番薯,一名红薯,又有人称之为甘薯,大约在明万历年间传入中国。关于番薯传华之问题学界争论很大,有持安南传入广东说,有持菲律宾传入福建说<sup>⑤</sup>。番薯亦传入香山与澳门。清初学者吴震方《岭南杂记》称:

① [瑞典]龙思泰著,吴义雄等译:《早期澳门史》,东方出版社,1997 年,第 163、166 页。龙思泰引 1617 年中日教区巡视员弗朗西斯·维埃拉(Francis Vieira)的文件称青洲已开垦出来的土地生产出了菠萝、无花果、桃子等,而且那些种下的和打算引进的果树肯定会增长起来。到 19 世纪初时,青洲则种植了许多松树、榕树,更为惹人注目的地方生长果树,较为肥沃的地带则被开垦,用来种植蔬菜。岛上的房屋则成了四足动物、家禽、鸽子等的栖息之所。[清]吴历撰,章文钦笺注:《吴渔山集笺注》卷 2,《三巴集》,中华书局,2007 年,第 169 页亦称:“青洲多翠木,为纳凉休沐之所”。[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 2,《地语·澳门》,中华书局,1985 年,第 36 页称:“初至一所曰青洲,林木芊郁,桃榔、槟榔之中为楼榭,差有异致”。这些资料均可确证青洲是澳门最早开发的一座植物园。

② [英]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 年,第 525 页。

③ [清]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 3,中华书局,1982 年,第 90-91 页。该书称白鸽巢花园为“八角巢”,称托马斯·比尔花园为“吡叻花园”。

④ [葡]潘日明著,苏勤译:《殊途同归:澳门的文化交融》,澳门文化司署,1992 年,第 81 页。

⑤ 黄福铭:《明清时间番薯引进中国研究》,山东师范大学专门史硕士学位论文,2011 年,第 20-26 页。

番薯有数种,江浙近亦甚多而贱,皆从海舶来者。形如山药而短,皮有红白二种,香甜可代饭。十月间偏畦开花,如小锦葵。粤中处处种之。康熙三十八年,粤中米价踊贵,赖此以活。有切碎晒干为粮者,有制为粉如蕨粉藕粉者,又有甜薯圆如鹅鸭卵,有猪肝薯形如猪肝,重十馀斤,皮紫,皆出粤地,唯番薯种自洋中来也<sup>①</sup>。

《澳门记略》则记载了澳门的番薯称:

薯,蔓生如瓜蒌,根如山药,其皮薄而朱,去皮可生食,熟食色如蜜,亦可酿酒。闽人截其蔓以来,今遍于八闽五岭间,曰番薯,从其本也<sup>②</sup>。

《重修香山县志》称:

甘薯,俗名蕃薯,其种来自诸蕃,有红白二种,白者尤清甘,磨粉清;又一种,名番鬼薯,色黄白,质松,味劣<sup>③</sup>。

晚清汪兆镛《澳门杂诗》称:“土产芥菜、白菜、芥蓝、荷兰豆、红薯,均极美。”<sup>④</sup>波乃耶(J.Dyer Ball) 1903年版的《中国风土人民事物记》亦称:

在土豆种植前,澳门人的主食一半是米饭一半是番薯(pai shu)。番薯,正如它的中文名字所示,它也是从外国引进到中国的。番薯和我们的土豆不同。番薯更长、更甜、味道也更好。据说它刚长出来时是粉状的。种植番薯不需要种子,而是将剪好的番薯茎插到土里,约两三英寸深,然后用土将它埋起来,土覆盖到茎的一英尺处即可,这样留出的茎可以沿着田垄生长,很快就会发芽长叶。当番薯成熟时,先挖出一两个,其余的块茎再盖上土直到成熟,迟些再挖出。沙质土壤似乎更有利于番薯生长<sup>⑤</sup>。

可以看出,番薯传入澳门应比土豆(荷兰薯)更早。

## 二、荷兰薯

荷兰薯,即马铃薯,俗称土豆。民国《开平县志》称:“荷兰薯,形如小芋,与西洋薯同为洋种”<sup>⑥</sup>。《重修香山县志》称:“和兰薯,外国种也”<sup>⑦</sup>。据康熙《松溪县志》称:“马铃薯,菜依树生,掘取之,形有大小,略如铃子,色黑而圆,味苦甘”<sup>⑧</sup>。据《松溪县志》可以知道,马铃薯在康熙时已经传入中国内地。

据东印度公司“温德姆”号船 1733 年在广州采购伙食菜单中,有“马铃薯每斤 1 分”的记载<sup>⑨</sup>。可以反映,马铃薯在 18 世纪前期已经成为广州市场上的常见商品,可以推估,马铃薯引进澳门、广州应该在康熙或雍正时期。但乾隆时《澳门记略》并无荷兰薯或马铃薯的记录,直到道光时的文献澳门才出现马铃薯的记载,《香山县下恭常都十三乡采访册》称:“噶喇薯,有红白二种,出自噶喇国,实结于根,累

① [清]吴震方:《岭南杂记》下卷,清乾隆龙威秘书本,第 66 页。

② [清]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卷下,《澳蕃篇》,澳门文化司署校注本,1992 年,第 157~158 页。

③ [清]田明曜:《重修香山县志》卷 5《舆地下·物产》,中山文献丛刊第 5 册影印清光绪五年刻本,第 236 页。

④ [清]汪兆镛:《澳门杂诗》之《竹枝词四十首》第 10 首,民国七年铅印本,第 11 页。

⑤ J.Dyer Ball, Things Chinese, Being Notes on Various Subjects Connected with China, Kelly & Walsh, Limited, 1903, p.585.

⑥ [民国]余荣谋:《(民国)开平县志》卷 6《舆地》下,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第 3 页。

⑦ [清]田明曜:《重修香山县志》卷 5《舆地下·物产》,中山文献丛刊第 5 册影印清光绪五年刻本,第 236 页。

⑧ [清]潘拱辰:《(康熙)松溪县志》卷 6《食货志》,民国重印本,第 2 页。

⑨ [美]马士著,区宗华等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 1、2 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 年,第 219 页。

累如贯珠,性热而质松,宜熟食”<sup>①</sup>。可以反映葡萄牙人将荷兰薯(马铃薯)引入澳门的时间较晚。据龙思泰称,土豆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几位先生于60-70年前传到中国(指广州)的<sup>②</sup>。因为龙思泰书成于1832年,则推估荷兰薯应该在1760-1770年间(即乾隆中期)传入广州,相信同时也传入澳门。

荷兰薯在澳门的传播速度很快,据范岱克先生提供的资料,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澳门的外国人经常聚餐,他们在餐后还提到了澳门马铃薯的价格问题<sup>③</sup>。到19世纪,马铃薯已经成为澳门常见之物,不仅是欧美社群家庭餐桌中的主要食物,德庇时甚至称:

着实令人惊奇的是,土豆被引进到广州至今,作为一种培植作物和食物却得到极少演变。实际上,像其他欧洲蔬菜,如包心菜、豌豆等,用土豆来说明中国人在此上所展现的偏见而非冷漠是再合适不过了,这些蔬菜在澳门的种植已经有半个世纪<sup>④</sup>。

据民国《香山县志续编》,香山地区的荷兰薯已经成为了出口商品,转输到香港及其外洋,每年出口值达3万余两(包括椰菜)<sup>⑤</sup>。波乃耶(J.Dyer Ball)1903年版的《中国风土人民事物记》亦称:

我们通常所说的爱尔兰土豆(Irish potato)是由荷兰人引进到中国的,因此在中文里,它被称作“荷兰薯(Ho-lan shu)”,也被叫做“山芋头儿(shan-yuo tou'rh)”。主要在澳门地区种植,以供外国人食用。土豆在那里种植的结果是澳门当地人也开始食用土豆<sup>⑥</sup>。

### 三、西红柿

西红柿,又称番茄、洋柿子,原产于南美洲,16世纪中叶传入欧洲。明万历时传入中国,最早记载西红柿的应该是明代赵崑的《植品》,其中提到万历年间,西方传教士传入了向日葵、西番柿<sup>⑦</sup>。秦元方《熹庙拾遗杂咏》称:

时都下多异种草花,相传从两广药材中来,内臣遍栽于圣驾常临幸处,有蛱蝶、菊红、水红、番兰、番柿<sup>⑧</sup>。

朱国祯《涌幢小品》称黔中:

又有六月柿,茎高四五尺。一枝结五实,或三四实,一树不下二三十实,火伞、火球、未足为喻。条似蒿,叶似艾,花似榴。种来自西番,故又名番柿<sup>⑨</sup>。

① [清]王廷铃等撰:《道光七年香山县下恭常都十三乡采访册》卷上《澳门纂略》,清抄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影印本,第47页。

② [瑞典]龙思泰著,吴义雄等译:《早期澳门史》,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163页。

③ Paul A. Van Dyke, "Pigs, Chickens, and Lemonade: The Provisions Trade in Canton, 1700-1840",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time History, Vol. 7, No. 1, 2000, p. 140.

④ John Francis Davis, The Chinese: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Its Inhabitants, Vol. 2, New York: Harper, 1836, p. 355.

⑤ [民国]厉式金:《(民国)香山县志续编》卷2《輿地》,中山文献丛刊第7册影印癸亥刊本,第2031页。

⑥ J.Dyer Ball, Things Chinese, Being Notes on various subjects connected with China, Kelly & Walsh, Limited, 1903, p. 585.

⑦ [明]赵崑:《植品》,万历四十五年(1617)刻本,现存于北京图书馆,转自中国植物学会编:《中国植物学史》,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14页。

⑧ [明]秦元方:《熹庙拾遗杂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55册影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旧钞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673页。

⑨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27,中华书局,1959年,第635页。

西红柿是葡萄牙人引入澳门的最为重要的外来植物,潘日明介绍的葡萄牙人向中国人引进的新的食品品种中,就有“西红柿”一项<sup>①</sup>。据1980年台湾出版的《台湾农家要览》记载称:“约在1621年葡萄牙人将西红柿传到中国”<sup>②</sup>。虽然没有提供直接证据,但大体可信。但在早期的葡萄牙人的生活记录中尚未发现使用西红柿的记录,《澳门记略》及《香山县志》介绍澳门的植物中亦未涉及“西红柿”。

在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保存的1692年到1699年《天主教堂买办食品物料修补衣服经架泥水修葺银钱收支簿册》中,教堂买菜的菜单中“柿子”一词出现44次<sup>③</sup>,既然是做菜的柿子,肯定不是现在人可以当水果吃的柿子,而这个柿子指的或就是西红柿。根据这条材料,我们可以判断,大概在康熙时期,西红柿早已传入澳门并广泛食用。民国《恩平县志》称:“西红柿,种来自外洋,为制番菜必要品”<sup>④</sup>。

#### 四、洋葱

洋葱,俗称洋葱头,又称圆葱,起源于中亚地区。潘日明介绍的葡萄牙人向中国人引进的新的食品品种中,就有“洋葱”一项<sup>⑤</sup>。据平托《远游记》记载,他在缅甸和南京都吃到了洋葱<sup>⑥</sup>。杨炳南《海录》称盎叽哩国:“疆域风俗与小西洋略同,土产洋葱,其头寸余,熟食味极清酣。”<sup>⑦</sup>洋葱什么时候传入澳门并无确切材料予以考据,据清初学者吴震方在康熙三十四年(1695)完成的《岭南杂记》称:

洋葱,形似独颗蒜而无肉,剥之如葱。澳门白鬼饷客,缕切为丝,玲珑满盘,味极甘辛。余携归二颗,种之,发生如常,葱至冬而萎。<sup>⑧</sup>

这里告诉我们,至少在康熙三十四年之前,洋葱已经成为了澳门葡萄牙人接待客人的食品。《澳门记略》亦沿袭了这一说法:

(洋)葱,如独蒜而无肉,缕切为丝,玲珑满盘,以之饷客,味极甘辛。<sup>⑨</sup>

道光七年香山县的采访册亦载:

洋葱,如独蒜而无肉,头极甘美。<sup>⑩</sup>

可以知道,到清中期时洋葱已经成为澳门葡萄牙人的重要食品。

① [葡]潘日明著,苏勤译:《殊途同归:澳门的文化交融》,澳门文化司署,1992年,第81页。

② 台湾农家要览策划委员会编辑委员会编:《台湾农家要览》上册,转自杨宝霖:《自立斋文史农史论文选集》,广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333页。

③ 刘芳辑:《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天主教堂买办食品物料修补衣服经架泥水修葺银钱收支簿册》,第780~841页。

④ [民国]余丕承:《(民国)恩平县志》卷5《物产》,民国二十三铅印本,第4页。

⑤ [葡]潘日明著,苏勤译:《殊途同归:澳门的文化交融》,澳门文化司署,1992年,第81页。

⑥ [葡]费尔南·门德斯·平托著,金国平译:《远游记》,澳门基金会,1999年,第214、232、531页。

⑦ [清]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安京校释:《海录校释》,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92页。

⑧ [清]吴震方:《岭南杂记》下卷,清乾隆龙威秘书本,第82页。

⑨ [清]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卷下《澳蕃篇》,澳门文化司署校注本,1992年,第157页。

⑩ [清]王廷铃等撰:《道光七年香山县下恭常都十三乡采访册》卷上《澳门纂略》,清抄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影印本,第47页。

## 五、荷兰豆

荷兰豆,又称青豆,传入中国应是乾隆年间的事情,嘉庆《云霄县志》称:

和兰豆,出吧国,祖家和兰,遂因以名之。乾隆初,有自吧携来者种之,遂遍四方。其性喜阴而忌阳,霜降后种,冬至生,北风盛霜雪多则畅茂,立春后薰风来则藤枯。味甘入脾,然性寒。<sup>①</sup>

荷兰豆大概在乾隆初年就已经传入福建地区,但到乾隆中后期已传入广东,当时广东阳春人刘世馨在其所著的《粤屑》一书中记录:

河嘯豆,本外洋种,粤中向无有也。乾隆五十年(1785)间,番船携其豆仁至十三行,分与土人种之,九月重阳前后播种,苗高二三尺许,叶翠,花白,正月时结豆,甘脆异常。初惟西关一老圃能得蒔植之法,每年八月杪,以小提篮携豆种上街,人争买之。初出甚贵,今则遍岭海皆有之。余前乞养居家,辟园种半亩以资供养。作诗云:“新种河嘯豆,传自外洋来。蒔当重九节,买自十三行。采杂中原菽,燃添异国香。晨葩鲜莫匹,馨膳此初尝。”豆种自河嘯国来,故因以为名云。<sup>②</sup>

当时荷兰人在广州设有商馆,在澳门亦有他们商馆和住宅,可以推断荷兰商人将荷兰豆带进广州的同时,亦将荷兰豆带入了澳门。道光《新修香山县志》:

和兰豆,近数十年得种于澳夷,今处处种之。蔓生花白,荚比菹豆小而狭,长子如珠,青脆软薄,味甘。<sup>③</sup>

据龙思泰称,在60-70年前荷兰东印度公司几位先生将青豆和其他的一些植物蔬菜传到了中国<sup>④</sup>,这个“青豆”当即荷兰豆。晚清汪兆铭的《澳门杂诗》也提到了荷兰豆,称澳门“土产芥菜、白菜、芥蓝、荷兰豆、红薯,均极美”<sup>⑤</sup>。可以反映荷兰豆传入澳门后,已经成为澳门的土特产。

## 六、椰菜

椰菜,又称卷心菜,又称包心菜,原为欧洲地中海地区的民族最为重要的蔬菜之一。宣统《南海县志》:“椰菜,来自外洋,叶如黄芽白,而色畧青,层层包裹,团结如椰,故名”<sup>⑥</sup>。民国《赤溪县志》亦称:“椰菜,一名包菜,叶蓝色,团结如椰子,内珠味甘脆,种来自番舶,邑人多植之”<sup>⑦</sup>。

椰菜何时传入澳门,据龙思泰称,60-70年前荷兰东印度公司几位先生将椰菜和其他一些植物蔬菜传到中国(指广州)<sup>⑧</sup>,相信也同时传到澳门。据《香山县下恭常都十三乡采访册》谈到澳门的物产时称:

① [清]薛凝度:《(嘉庆)云霄县志》卷6《物产》,民国铅字重印本,第6页。

② [清]刘世馨:《粤屑》卷1《河嘯豆》,载《岭南随笔》(外五种),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02~203页。

③ [清]祝淮:道光《新修香山县志》卷2《舆地下·物产》,中山文献丛刊第3册影印道光七年刊本,第205页。

④ [瑞典]龙思泰著,吴义雄等译:《早期澳门史》,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163页。

⑤ [清]汪兆铭:《澳门杂诗》之《竹枝词四十首》第10首,民国七年铅印本,第11页。

⑥ [清]郑葵:《(宣统)南海县志》卷4《舆地略》3,清宣统二年刊本,第26页。

⑦ [民国]王大鲁:《(民国)赤溪县志》卷2《物产》,民国九年刊本,第19页。

⑧ [瑞典]龙思泰著,吴义雄等译:《早期澳门史》,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163页。

椰菜,种出自西洋,百叶合成,与椰相似,惟澳内地生,别处不结,叶老时,每于叶罅发芽,插芽于地种之,每芽出菜一株,外老叶,其色绿,内嫩叶,白色,春种至冬乃结,春初尤盛,宜熟食,味清甜,其性微寒,亦可腌以为菹,极爽脆。<sup>①</sup>

李暇龄《香山物产略》将椰菜记录为“椰珠菜”:

椰珠菜,一名番芥兰,叶蓝色,类芥兰而大一科,重至数觔。茎端嫩叶,团结似?子,内珠味甘脆,种来自番舶,邑人多植之。<sup>②</sup>

据此可知,椰菜又称“椰珠菜”,又叫“番芥兰”。这两条资料极为重要,应该是欧洲椰菜传入澳门的最早记录。葡萄牙人将椰菜引入澳门,并在澳内栽种,成为了当时中国境内独有椰菜之地,而且在葡萄牙的传统菜肴中也将椰菜纳入其中。潘日明介绍的葡萄牙人向中国人引进的新的食品品种中,就有“卷心菜”一项<sup>③</sup>。

清初,吴历有《西菜》诗称:“西菜,传自大西种”,并称:“满畦西菜叶翻翻,薹嫩枝多花白繁”<sup>④</sup>。这里指的就是椰菜。清中期钟启韶澳门诗称:“椰菜经霜甲,桃枝破腊花”<sup>⑤</sup>。反映了澳门椰菜的种植。在德庇时的著作中也提到澳门种满了大量的包心菜,还称包心菜已在澳门种植超过半个世纪<sup>⑥</sup>。据民国《香山县志续编》,香山地区的椰菜已经成为了出口商品,转输到香港及外洋,每年出口值达3万余两(包括荷兰薯)<sup>⑦</sup>。

## 七、菠萝

菠萝,俗称凤梨,又称黄梨、露兜子等,原产于南美洲。据王思明的研究,从16世纪开始,葡萄牙人已经从巴西将凤梨引入非洲和亚洲,在17世纪初又将凤梨苗带入澳门,后经广东带入福建和台湾<sup>⑧</sup>。此语不确,我们在明嘉靖时期刊刻的《真阳县志》发现,当时即有菠萝的记载,其文称:“蔬有二十三种,葱、蒜、韭、芥、菠萝……”<sup>⑨</sup>。据此可知,在16世纪中期,菠萝已经传入了中国的中原地区,其进入中国的时间较王先生的研究要提早半个世纪。由于王先生没有提供菠萝传入澳门,进入广东、福建和台湾的证据,所以我们也无法认为在17世纪初菠萝传进了澳门。波兰传教士卜弥格(Michal Boym)17世纪中叶在中国的南方就看到了凤梨(Nanas),并称:“十二年后,他才了解到这种水果(指凤梨)也生长在东印度和中国的南方”。<sup>⑩</sup>据1617年的一份文件称,澳门青洲“开垦的土地已经生产出了菠萝、无花果

① [清]王廷铃等撰:《道光七年香山县下恭常都十三乡采访册》卷上《澳门纂略》,清抄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影印本,第47~48页。

② [清]祝淮:《(道光)新修香山县志》卷2《舆地下·物产》,中山文献丛刊第3册影印道光七年刻本,第207页。

③ [葡]潘日明著,苏勤译:《殊途同归:澳门的文化交融》,澳门文化司署,1992年,第81页。

④ [清]吴历撰,章文钦笺注:《吴渔山集笺注》卷3《三余集》,中华书局,2007年,第324页。

⑤ [清]钟启韶《听钟楼诗钞》卷3《澳门杂事诗》,道光十年刊本,第21页。

⑥ John Francis Davis, The Chinese: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Its Inhabitants, Vol.2, New York: Harper, 1836, p.355.

⑦ [民国]厉式金:《(民国)香山县志续编》卷2《舆地》,中山文献丛刊第7册影印癸亥刊本,第2031页。

⑧ 王思明:《美洲原产作物的引种栽培及其对中国农业生产结构的影响》,《中国农史》2004年第2期。

⑨ [明]何麟:《(嘉靖)真阳县志》卷1《地理志》,明嘉靖刻本,第8页。

⑩ [波兰]爱德华·卡伊丹斯基著,张振辉译:《中国的使臣——卜弥格》,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67页。



和桃子等”<sup>①</sup>。

但我们相信菠萝确实是由葡萄牙人引入了澳门，潘日明在葡萄牙人向中国引进的新食品中就提到菠萝一项。奇怪的是，在《澳门记略》和《香山县志》诸书中均无菠萝或凤梨的记载。但李调元《南越笔记》则称：

粤中凡村居，路旁多植山菠萝，横梗如拳，叶多刺足，卫衡宇。<sup>②</sup>

既然是广东村居路旁都种有山菠萝，那澳门已传入山菠萝应属无疑。山菠萝即菠萝，亦即凤梨。

## 八、洋桃

洋桃，亦作羊桃，又作杨桃。东南亚及中国南部地区均有产，但东南亚所产洋桃甜而无渣，《澳门记略》称：

羊桃如田家礧碌状，又曰五棱子，粤产味酸，澳门数株高六七丈，种自西洋来，花红，一蒂数子，大而甘。<sup>③</sup>

道光七年《采访册》亦称：

洋桃，一名五棱子，澳门有数株，高六七丈，种自大西洋来，花红，一蒂数子，大而甘，无渣滓。<sup>④</sup>

道光《新修香山县志》亦称：

杨桃，五斂子，上有五棱角，南人呼棱为斂，故以为名。<sup>⑤</sup>

李调元《南越笔记》：

洋桃，其种自大洋来，一曰洋桃。树高五六丈，大者数围，花红色，一蒂数子，七八月间熟，色如蜡。一名三斂子，亦曰山斂。斂，棱也，有五棱者，名五斂。<sup>⑥</sup>

葡萄牙人从东南亚地区将洋桃引进澳门，后又传入内地。

## 九、蕃荔枝

蕃荔枝，又称佛头果，原产于美洲，与中国南方所产荔枝为不同品种，葡萄牙人将其引进澳门。潘日明神父提到的葡萄牙向中国引进的新食品中有“荔枝”一项，即指蕃荔枝<sup>⑦</sup>。乾隆时《澳门记略》称：

又有蕃荔枝，大如桃，色青，似壳非壳，掰之，中有小白瓢，黑子，味如波罗密<sup>⑧</sup>。

道光七年《采访册》亦载澳门有蕃荔枝：

① [瑞典]龙思泰著，吴义雄等译：《早期澳门史》，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163页。

② [清]李调元：《南越笔记》卷14《山波罗》，载《清代广东笔记五种》，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66页。

③ [清]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卷下《澳蕃篇》，澳门文化司署校注本，1992年，第159页。

④ [清]王廷钤等撰：《道光七年香山县下恭常都十三乡采访册》卷上《澳门纂略》，清抄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影印本，第48页。

⑤ [清]祝淮：《道光《新修香山县志》卷2《舆地下·物产》，中山文献丛刊第3册影印道光七年刻本，第218页。

⑥ [清]李调元：《南越笔记》卷14《山波罗》，载《清代广东笔记五种》，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39页。

⑦ [葡]潘日明著，苏勤译：《殊途同归：澳门的文化交融》，澳门文化司署，1992年，第81页。

⑧ [清]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卷下《澳蕃篇》，澳门文化司署校注本，1992年，第159页。



蕃荔枝,小如桃,大如碗,似谷非谷,擘之,中有小白瓢黑子,味如波罗蜜,六七月成熟。<sup>①</sup>

光绪《重修香山县志》亦称:

蕃荔枝种自西洋,邑处处植之,皮内有细沙如梨,中数十苞,每苞一核,味甘芳,虽名荔枝,实非其族也。<sup>②</sup>

旗昌洋行的威廉·亨特称,托马斯·比尔的花园种有番荔枝<sup>③</sup>。上述资料都明确证明,至少在乾隆以前葡萄牙人就将蕃荔枝引入澳门,而且传入香山,到光绪时香山处处都种植此水果。

## 十、西洋莲

西洋莲,又称西番莲,又称西洋菊,一种蔓生植物,原产于美洲,葡萄牙人首先将其引进广东、澳门。屈大均《广东新语》称:

西洋莲,蔓细如丝,朱色,缭绕篱间,花初开,始黄白莲十馀出,久之,十馀出者皆落,其蕊复变而为菊,瓣为莲而蕊为菊,以莲始而以菊终,故又名西洋菊。有时更从残萼吐花,累三四重,经月不谢。其花始则一大者变为一小者,继则一旧者变为一新者。一而二,二而三,三而四五,花花不穷,盖花之善变而不失其本者也。其种来自西洋,广人多杂以玉绣球、蔷薇、凌霄等花,环植庭除,开时诸色相间,谓之天然锦屏。<sup>④</sup>

乾隆时《澳门记略》称澳门有西洋莲:

(西洋)莲,蔓生篱落间,花初开如黄白莲十馀出,久之,十馀出者皆落,其蕊复变而为菊,故又名西洋菊。<sup>⑤</sup>

李调元《南越笔记》亦载:

西洋莲,其种来自西洋,蔓细如丝,朱色,缭绕篱间。花初开,如黄白莲十余出,久之十余出者皆落,其蕊复变为菊,瓣为莲而蕊为菊,以莲始而以菊终,故又名西洋菊。<sup>⑥</sup>

这种来自西洋的花卉在澳门和广东广泛传播,留下了很多文人吟咏的诗篇。清初岭南著名诗人陈恭尹有《西蕃莲花歌》:

西方佛有青莲眼,西蕃花有青莲产。朱丝作蔓碧玉英,缭绕踈篱意何限。世间只尚紫与黄,此花无色能久长。百花香者争高价,此花不售自开谢。唯有幽人最愜怀,竟日盘桓倚僧舍。<sup>⑦</sup>

屈大均亦有《西洋菊》诗:

① [清]王廷钤等撰:《道光七年香山县下恭常都十三乡采访册》卷上《澳门纂略》,清抄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影印本,第48页。

② [清]田明曜:《重修香山县志》卷5《舆地下·物产》,中山文献丛刊第3册影印道光七年刻本,第242页。

③ [美]亨特著,沈正邦译:《旧中国杂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7页。

④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7《草语》,中华书局,1985年,第698页。

⑤ [清]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卷下《澳蕃篇》,澳门文化司署校注本,1992年,第157页。

⑥ [清]李调元:《南越笔记》卷15《西洋莲》,载《清代广东笔记五种》,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69页。

⑦ [清]陈恭尹:《独漉堂集》之《江村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69~170页。

枝枝花上花,莲菊互相变。惟有西洋人,朝朝海头见。<sup>①</sup>

可以反映,西洋莲传入澳门、广东后,在这些上层文人中已经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 十一、西洋牡丹

西洋牡丹,又称花毛茛,原产于欧洲,葡萄牙人将其引入澳门。乾隆时《澳门记略》称:“牡丹,以叶为花。”此处的牡丹指的就是西洋牡丹,因为印光任、张汝霖专门引一首当时广东著名诗人罗天尺的《西洋牡丹》诗来证明此语:

岭南十月梅如雪,梅开万木俱少茁。我来赤花洲上遊,醉花醒见下弦月。主人有歌花下老,因花作歌写怀抱。自言岭外南枝花,何似牡丹西洋草。西洋牡丹叶作花,赠自使君情尤好。金带芍药不足言,玉堂莲花谁更道。有叶苦心堪笑荷,无叶生棘却怜枣。<sup>②</sup>

道光七年《采访册》也记载澳门有“西洋牡丹”<sup>③</sup>。

## 十二、咖啡树

咖啡树,原产于南美洲和非洲,也是澳门葡萄牙人引进的植物之一。潘日明介绍的葡萄牙人向中国人引进的新的食品品种中,就有“咖啡”一项<sup>④</sup>。

据目前所见到的资料,澳门应是咖啡传入中国的最早地区,1717年澳门王室大法官眉额带历(Miguel de Arriaga Brum da Silveira)决定利用澳门资本在帝汶发展咖啡的种植,他采取的是荷兰人将咖啡引入爪哇的模式。计划由巴西农业学家安东尼奥·特谢拉(António Teixeira)进行,资金由眉额带历提供。该计划被纳入帝汶总督阿泽维多·苏沙(José Pinto Alcoforato de Azevedo e Sousa)的经济计划。当时还计划从澳门组织中国农民和手工业工匠大量移民帝汶各地,以发展殖民地种植业生产<sup>⑤</sup>。

1828年出版的弗雷塔斯(José de Aquino Guimarães e Freitas)《澳门回忆录》称:“澳门这个地区所生产的咖啡很少,而且将咖啡称为‘没卡’也不恰当。这里生产椰子、火药、一些绳索及优质油等”<sup>⑥</sup>。当时虽然咖啡生产很少,但在19世纪初咖啡传入澳门已经成为事实。

到晚清以后,咖啡已经成为葡萄牙人的主要饮品。1882年在咖同栏兵房公所招人出投承办粮食,为兵人所用,其中食物就有“架非”,1900年承办咖同栏兵营粮食的通告中也有“架非”和“地扞架非”,其中“地扞架非”一月估用800斤,1906年承办兵营和武医院粮食通告中亦有“地扞架非”<sup>⑦</sup> 1893年巴

① 欧初、王贵忱主编,〔清〕屈大均撰:《屈大均全集》之《翁山诗外》卷14《西洋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1129页。

② 〔清〕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卷下《澳蕃篇》,澳门文化司署校注本,1992年,第157页。

③ 〔清〕王廷铃等撰:《道光七年香山縣下恭常都十三乡采访册》卷上《澳门纂略》,清抄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影印本,第47页。

④ 〔葡〕潘日明著,苏勤译:《殊途同归:澳门的文化交融》,澳门文化司署,1992年,第81页。

⑤ José de Aquino Guimarães e Freitas, Memoria Sobre Macá o, Coimbra: Real Imprensa da Universidade, 1828, pp. 58~59.

⑥ José de Aquino Guimarães e Freitas, Memoria Sobre Macá o, Coimbra: Real Imprensa da Universidade, 1828, p. 58.

⑦ Boletim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Vol. XXVIII, 3 de Junho de 1882, No. 22, p. 180; Boletim O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Vol. XLVI, 10 de Novembro de 1900, No. 45, pp. 725~726; Boletim O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Vol. VI, 3 de Novembro de 1906, No. 44, p. 459.

西公司来澳招工,其中提到的待遇就有“咖啡、茶叶、糖”三项<sup>①</sup>。

值得注意的是,1886年澳门工务司继续从事大范围的城市绿化工作,共栽种树苗6813株,其中栽种咖啡树达426株,反映了喝咖啡到19世纪后期已成为澳门葡人生活之必须<sup>②</sup>。

### 十三、烟草

烟草,为一种草本植物,原产于南美洲的巴西。在16世纪下半叶和17世纪早期,烟草的两个主要品种“黄花烟草”和“红花烟草”,在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与亚洲交换和接触的过程中传播开来。

葡萄牙人将巴西的烟草带到印度和亚洲其他地方,而西班牙人则从墨西哥横跨太平洋把烟草带到菲律宾和中国<sup>③</sup>。潘日明介绍的葡萄牙人向中国人引进的新的食品品种中,就有“烟草”一项<sup>④</sup>。

据学者的考证,在明万历年间烟草已在中国广泛传播,张介宾《景岳全书》称:

此物(烟草)自古未闻,近自我明万历时,出于闽广之间,自后吴楚地土皆种植之。……今则西南一方,无分老幼,朝夕不能间。<sup>⑤</sup>

烟草传入澳门的最早记录见于1637年芒迪游记,芒迪来澳门时遇到一艘从马尼拉来的西班牙船,他称:

他打听到,这艘大帆船带来了9-10吨丁香、一些苏木和马尼拉烟草,另外就是大批的比索了。<sup>⑥</sup>

在康熙初年,1667年从柬埔寨来澳船只中有“烟叶6担”的记载<sup>⑦</sup>。1709年两广总督赵弘灿传旨澳门,当即有西洋人穆德我呈送“洋烟一箱”进贡皇帝<sup>⑧</sup>。1714年11月18日,澳门圣保禄学院给康熙皇帝60大寿的礼品中有“烟草2盒”<sup>⑨</sup>。据1716年澳门总督马玉(Francisco de Alarco Soto-Maior)的报告称:

澳门市场每年仅消化200阿罗巴(1阿罗巴约合15公斤)的巴西烟草,需求量如此之低的原因是,中国南方和马尼拉出产的烟草已经在市场上出现,并且在与葡萄牙产品竞争。<sup>⑩</sup>

① 光绪十九年《照录前山同知前山营都司会禀》,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1辑第3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1226页。

② 澳门工务司司长索札:《1887年关于澳门公务事务之报告》,转自(葡)阿丰索著,范维信:《澳门的绿色革命:19世纪80年代》,载《文化杂志》中文版,第36-37期,1998年,第131页。

③ [葡]苏萨(George Bryan Souza):《澳门与葡属印度:殖民地治理、行政官及商业——以烟草为例》,载吴志良、金国平、汤开建主编:《澳门史新编》第2册,澳门基金会,2008年,第516页。

④ [葡]潘日明著,苏勤译:《殊途同归:澳门的文化交融》,澳门文化司署,1992年,第81页。

⑤ [明]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卷2《火部》之《烟草火》,商务印书馆,1955年,第28页。

⑥ Peter Mundy, 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 in Europe and Asia: 1608-1667, Vol.3, Cambridge: Printed for the Hakluyt Society, 1919, pp.251-252.

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中山市档案局(馆)合编:《香山明清档案辑录》第3.1号,《卢兴祖所呈香山知县姚启圣货单册单审答过情节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65-166页。

⑧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两广总督赵弘灿奏报西洋人穆德我交来烟酒等物差人恭进等情折》,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6页。

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670页;[比]钟鸣旦等编:《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12册,石铎禄:《本草补》,(台北)利氏学社,2002年,第125-126页。

⑩ [葡]苏萨(George Bryan Souza):《澳门与葡属印度:殖民地治理、行政官及商业——以烟草为例》,载吴志良、金国平、汤开建主编:《澳门史新编》第2册,澳门基金会,2008年,第525页。

在 1717 年的澳门葡文档案中还有澳门“烟草铺”的记录<sup>①</sup>。1733 年,由“圣·安娜”和“圣·玛利亚”船从果阿运来 7 桶烟草到澳门<sup>②</sup>。据同年的另一份档案称,还有 35 桶由“解放号”船装载,48 桶由“拿撒勒号”船装载运来澳门<sup>③</sup>。1734 年,甚至有从澳门发往印度 44 桶烟叶的记录<sup>④</sup>。可以反映,烟草自明末传入澳门后,到清中期时已经成为了澳门市场上的重要商品。

#### [参 考 文 献]

- [1][葡]潘日明.殊途同归:澳门的文化交融[M].苏勤,译.澳门:澳门文化司署,1992.  
[2]中国植物学会.中国植物学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  
[3][瑞典]龙思泰.早期澳门史[M].吴义雄,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  
[4]吴志良,金国平,汤开建.澳门史新编(第2册)[M].澳门:澳门基金会,2008.  
[5]王思明.美洲原产作物的引种栽培及其对中国农业生产结构的影响[J].中国农史,2004,(2).



(上接第49页)

由以上叙述可以看出,金代寺院经济有一定发展,但与此前的唐、北宋、辽相比,金代寺院经济的规模有限。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受制于金代社会经济整体水平。应当说,直至金末,金代一些地区的经济还未恢复到北宋时期的水平,加之连年战乱,导致社会能够提供给寺院的经济资源十分有限。另一方面,也和金代佛教自身发展程度相关。高宗南渡后,中国佛教重心转移到南方,北方佛教未能有大作为,社会影响有限,能够吸引到的经济资源也自然有限。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不能不加以考虑:金代道教的繁荣对佛教发展构成了巨大挑战,进而也分流了一部分潜在的寺院经济资源。尽管如此,金代寺院经济作为中国寺院经济史的重要一环,也不能不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学者投入心力,产出更多更好的成果。

#### [参 考 文 献]

- [1]游彪.宋代特殊群体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2]林芝.须弥山石窟史略[J].固原师专学报,1996,(4).  
[3]李锡厚,白滨.辽金西夏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4]何兹全.五十年以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5]白文固,赵春娥.中国古代僧尼名籍制度[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

① Arquivos de Macau, 1a S é rie, Vol. II, No. 5, Macau, 1930, pp. 257~259.

② Arquivos de Macau, 3a S é rie, Vol. VII, No. 1, Macau, 1967, p. 14.

③ Arquivos de Macau, 3a S é rie, Vol. VII, No. 1, Macau, 1967, p. 16.

④ Arquivos de Macau, 3a S é rie, Vol. VII, No. 1, Macau, 1967, p. 16.